

中共政权的历史举措 几代国人的悲喜辛酸

共和国 重大事件 纪实

卷三

伍仁编



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

(卷三)

伍 仁 编

西 北 大 学 出 版 社

(陕)新登字 011 号

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

(卷三)

伍 仁 编

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太白路)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大学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13 印张 349 千字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6 000

ISBN 7-5604-0402-2/I·61

定价:7.80 元

目 录

粉碎“四人帮”纪实…………… 丁 琪 1

毛泽东以后的岁月

——安徽农村改革纪实 …………… 王立新 38

百万大裁军

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掠影…………… 袁厚春 159

温州大爆发

——奔涌的商业浪潮…………… 朱幼棣 陈坚发 253

堡垒的形成过程

——1989年夏Y师进京记事 … 阿 勇 罗仁容 391

编后记…………… 405

粉碎“四人帮”纪实

丁 琪

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，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。同年10月上旬，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，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，结束了“文化大革命”这场灾难。这是全党、全军、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。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。华国锋、叶剑英、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。

——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

1976年10月，在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攫取党的最高领导权的紧急时刻，您挺身而出同其他同志一道，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，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，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，从危难中挽救了党。

——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四中全会给叶剑英同志的致敬信》

序

1977年晚春的一个黄昏，北京后海附近一座宽敞幽静的庭院里，笑语喧哗，欢歌阵阵。夕阳的余辉倾泻在房顶和树梢，透过玻璃窗反射到室内，使充满欢庆气氛的大厅，更生出熠熠光华。

适逢中共中央副主席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叶剑英八十寿辰，聂荣臻元帅、徐向前元帅来了，粟裕、王震、余秋里、杨成武等同志也来了。正要进餐，邓小平同志和家人一起赶来了。他一进门，看到厅内热闹非凡，高兴地说：“啊，老帅们都在这里！”叶帅迎上前去，高声说道：“你也是老帅嘛，你还是我们老帅的领班呢！”大家都兴奋地笑了起来。

老同志们频频举杯，祝叶剑英元帅健康长寿；同时庆赞他在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斗争中，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。

望良宵盛景，听战友心声，年届八旬的老元帅叶剑英心潮澎湃，思绪万千。半年前，那生死搏斗、险象环生的日日夜夜，像电影中的蒙太奇，一幕一幕，又闪现在眼前……

一、中南海之夜

北京，中南海，中国的心脏。

大院内，有一座新修的小庭院，耸立着一栋可抗八级以上地震的式样别致的小楼。一位病势危重的老人，正躺在楼内卧室中央单人铁床那雪白的被单上。他，就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。此时，1976年9月8日的深夜，他的呼吸已经很微弱了。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人

来谈话，又像是要主持召开什么会议，或者，是想再翻开枕边那厚厚的线装古书？

他们都来了。政治局，这个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的委员们。又是在深夜，领袖把他们召到了中南海。可是，今天，他们全都失去了往日来到这里开会议事的那种兴奋、紧张和期待，一个个紧绷着脸，一副悲哀、痛苦的神情。

自“文革”以后，这些最高决策机构的成员们，也都很难见到自己的领袖了。偶尔能在一两次会议上看到他老人家，那就是一种荣幸。这一年多来，就连在政治局会议上也见不到了。此时此刻，他病成了什么样子？还能讲话么？会说些什么？

党中央副主席、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，迈着缓慢的脚步，走在队伍前面。当他到达毛泽东跟前时，毛的眼睛突然一亮，轻轻地抬了抬手。可是，人老易激动，叶剑英刚看了一眼领袖，眼里就涌出泪水，视线变模糊了。领袖的召唤，他竟没有察觉。走出病房，他取下眼镜，轻轻地擦拭泪水。这时，护士跑来，对他说：“首长，主席叫您去。”

叶剑英立即返回，在病床前弯下腰，轻轻地呼唤：“主席，主席！”毛泽东睁大眼，注视着叶剑英，嘴唇微微地翕动着。叶剑英将一只耳朵贴近领袖嘴边，也只听得他喉咙里发出的“呼——呼”的微弱响声，始终听不清他说的什么。

过了几分钟，领袖累了，又闭上了眼睛。叶剑英怀着遗憾不安的心情，走出病房。

五年以后，叶剑英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，曾讲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，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。那时，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。看完后，退回到休息室。过了一会，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，当时主席看我一眼，说不出话来，我又退了出来……当时我就想，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？还有什么嘱托？”

9月9日凌晨0时10分，中国现代史上一颗伟大的头脑停止了思考。

当那从头发到衣服都像雪一样洁白的医疗专家出现在门口时，守候在休息室的政治局委员们，尽管早就有思想准备，实际上也在等待着那个时刻，而这个时刻真的到来时，他们却愣住了。稍顷，哀伤和悲痛涌上心头，泪水流出来了。

大家再次走进病房，围站在遗体前，低头、默哀。他们多想再听到领袖那熟悉的湖南口音的话啊！

时针指向凌晨3点。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，讨论毛泽东的治丧问题。一项项议程，包括成立治丧委员会，起草并发表告人民书，群众吊唁，追悼大会等，一一讨论通过。会议就要结束了。

这时，对治丧毫无兴趣因而一直未开口的江青，突然要发言，她摆出一副特殊身份的架势，颐指气使地说：“我的意见，还要讨论一下运动问题，不要光顾治丧忽视了批邓。从前一段情况看，我认为中央对运动的领导很不认真，很不得力！”说着，她昂起头，左顾右盼，将那令人生厌的目光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射向每一个人。

“我死了以后，江青会闹事。”政治局委员早就听过毛泽东这一指示的传达。谁能想到，这个女人竟毫无哀痛之情，迫不及待地要起“老娘”的淫威来。

从内心说，大多数委员对江青是反感的。可她，有特殊身份，又是权力极大的“四人帮”的“老板娘”。对她提出的问题，如何表态？人们沉默不语。

江青又说话了：“批邓反右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会不会变颜色的大事。半年多了，邓小平批而不倒，这不是很危险么！我这里掌握了很多材料哩！”她用手拍打着棕色手提包。

“这个运动不是你们亲自领导和掌握的吗？有什么材料，请公之于众！”叶剑英发言了。

“哼！我看对邓小平不能太手软了，应该开除他的党籍，开除他的党籍！”江青的声调提高了八度。

“江青同志，请你冷静一点。要知道，我们党现在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刻。当前最重要的，是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，克服困难，度过难关！”叶剑英发言说。

“我同意叶副主席的意见。”“我也同意。”许多人纷纷表态。连张春桥、姚文元也只好随声附合。

二、挺身而出

晨光熹微，雾霭清淡。一辆大红旗轿车，驶出城区。明亮的车灯，像两柄闪着白光的长剑，直刺向野空的深处。车内，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端坐在后排座位上。他双手抱在胸前，两眼平视，神情严肃，一声不语。警卫参谋坐在司机右侧，不停地左右张望，司机觉察到首长情绪不佳，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些，再平稳些。这些日子，他经常送首长到毛主席住地去。他知道毛主席正患重病，据说情况很不好。从首长那严峻而又有几分哀伤的表情里，他似乎隐隐地感觉到了什么，是不是主席……他不敢再往下想了。

此时，叶剑英的脑中，沸腾的思绪犹如岩浆奔突，海涛汹涌。失去敬爱的领袖，这是我们党多大的损失呀。被毛主席生前称为“四人帮”的江青、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，会趁机闹事。刚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，已经露出了苗头。局势，看来很严重啊！

王洪文？张春桥？两个野心家！他俩同江青、姚文元一起，以江青为“后台老板”，自“文化革命”以来，干了大量坏事。先是，同林彪反革命集团勾结，猖狂作乱。他们制造冤案，陷害忠良，煽动武斗，镇压群众，反军乱军，毁我长城，破坏国民经济，祸害全国人民。林彪自我爆炸以后，他们进一步结成“四人帮”，并逐步以全国各地的一批野心分子、冒险分子、出卖灵魂的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为骨干，结成全国性帮派体系，继续上窜下跳，制造混乱，打人整

人，猖獗为祸，一心篡党窃国。他们罪行累累，已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，4月5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抗议运动，就是最有力的证明。毛主席早在1974年7月就揭露和批评他们是“四人帮”，他在生前就没有让他们接班，现在更不能让他们的野心得逞！

叶剑英痛切地感到：党出现了危机！过去，每当党遇到危机的时刻，有毛泽东、周恩来这样杰出的领袖力挽狂澜，使党转危为安。现在，他们都去世了。自己作为一名跟随党和毛泽东主席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党员、老战士，作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，在这又一次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，岂能袖手旁观！必须挺身而出，坚决斗争，使党从危难中摆脱出来，继续领导革命事业向前迈进。

三、贪婪的手

也是在黎明前夕，政治局会议刚一结束，江青即将张、王、姚叫到一起，密商对策。

这已成了他们的习惯。每次开完政治局会议，他们四人总要另开会。

时间就是权力。“四人帮”觉得，现在，时间对于他们是如此紧迫。

“刚才在会上，你们怎么都不开口？”江青一开口就抱怨。

“时机不对呀，江青同志。”张春桥扶了扶滑到鼻尖上的眼镜，不紧不慢地答道。

“他一断气，谁还敢阻挡我们！现在是天赐良机，可以放手大干，还顾虑什么！”江青直着脖子说。

“我也这么想。”王洪文，年轻气盛。

“恐怕还要审时度势，不然，心急吃不到热豆腐呢。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江青急促地问。

老谋深算的张春桥，一手摸着下颏，一手轻轻地敲着沙发扶手，显得胸有成竹。二男一女的头，朝军师张春桥凑了过去……

半小时后，他们结束了会议，开始分头行动。

江青提着小皮包，回到中南海自己的住处时，精神亢奋得很。她打电话给毛远新，让他立即前来，有要紧事办。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，毛远新被调到北京当了毛泽东的联络员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干了一系列坏事。江青又拼命拉他。他看到伯父快不行了。乐得找新的靠山。不久，他真的对江青叫起了“妈妈”。

毛远新来了。一声甜蜜蜜的“妈妈”，唤得江青心花怒放。江青直截了当地交给了他一项特殊任务。

江青又拿起了话筒，这一次，她要的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。只听她以长者的口吻外加几分女性的柔情，对着话筒说道：“喂，小张吗？你好！对，要节哀，要保重。找你办件正事，你把主席到南方的几次谈话记录稿，还有几件手稿，借给我看一下。我让远新来取，什么？报告……？不用了吧！我看看主席的东西还不行吗！——对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再见！”

江青转过身，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。她对毛远新说：“你去吧，动作得快点。”

毛远新会意地一笑，走了。

姚文元，这会儿正仰靠在怀仁堂小会议室的金丝绒沙发上，望着天花板上垂下的莲花形吊灯出神。政治局会议分工，他负责起草《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》，下午3点，要向全世界广播。国内，中央办公厅已在早晨向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、军队各大单位发出加急电报，通报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。首都各新闻单位，也都打了招呼。整个舆论机器，正为悼念毛泽东逝世而全速开动起来。

姚文元给起草小组布置完任务，坐在这里已多半个小时了。他在思忖着江青的话：“宣传报道要好好掌握，不能光为了治丧而治丧。”弦外之音，不需任何解释。不过，既要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，又

不至于太露骨而出纰漏。他没有忘记今年春天周恩来逝世后，他们控制的报刊干的几件肆意贬低周恩来的事，结果都惹出了麻烦。

他拿起电话，要通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的电话，密谈了好一阵。接着，又打到新华社，下了一道指示：

“要注意收集国内外反应，重要的要及时打清样。要布置国内分社收集反应……特别要注意掌握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动向。”

真孤独啊！张春桥猫着腰，迈进钓鱼台×号楼大门，一种凄凉的感觉忽然袭上心头，自从跟叛徒老婆离婚以来，这么多年一直鳏居。

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秘书，护士先后进来问话，他都不耐烦地将他们挥去。他需要安静，需要思考。他又想起了今年春天那晦气的日子。周恩来去世了，按照顺序，本应轮到他当总理。可2月3日，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却是另外一个人。

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，现在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呀。作为军师，作为“老头子”，帮内的行动大都靠他出主意。他走到办公桌前坐下，打开抽屉，掏出一个特制的小本子，急速地写了起来。

新的阴谋计划，通过粗粗的大黑管硬笔，从那满是鬼点子的脑瓜里传导到小本子上。

中南海大院内中海西北岸的一处胜迹，原是明武宗朱厚照看操演射击的场所。

现在，“四人帮”的一项阴谋计划，正由帮内最年轻而职务又最高的王洪文在此实施。他布置秘书廖祖康、米士奇，架起十七部电话，直接与各省、市、自治区通话。他口授了两条指示：一，在为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，要及时报告；二，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、需要请示的问题，要及时请示。

“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？”秘书问。

“不，不，不，”王洪文连连摆手，“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。”

11日晚和12日上午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先后接到了“中央办公厅”米秘书的电话，传达了“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”，接电话人立

即将电话记录转呈给本省主要负责人。一些同“四人帮”接近的省市负责人看到这个指示，立刻领会“更深一层的含义”，不觉暗暗高兴。而有的同志，则产生了怀疑。他们直接打电话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，问道：“这是不是中央的决定？”得到的回答是：“中央根本没有这样的决定！”他们于是明白了，这是那几个人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，妄图架空党中央，夺取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权的一个阴谋。

他们不禁提高了警惕，格外注视起那几个人的动向来。

四、决战前夜

紫红色的绒布窗帘，遮住了早晨的日光。卧室内光线很暗。按照作息时间表，叶剑英夜晚办公，上午休息到10点左右起床。今天，才8点多他就醒了。辗转反侧，再也不能入眠。他索性起床，简单洗漱之后，来到外间办公室，坐到写字台前高靠背的藤椅上。他从笔筒里拿出一支粗杆的六边体的红蓝铅笔，又找出几张横格纸放在桌子上。身子向后一靠，闭上了眼睛。

这是他晚年的一种习惯。每当遇到党、国家和军队的重大问题，需要拿出意见和办法时，他便默不做声，坐在沙发椅上，闭目静思。一有所得，便信笔在纸上写下几个字。每逢这时，工作人员总是自动离开，生怕打扰。现在，秘书和护士们在外屋的值班室内，以为首长还在卧室睡得正香哩。

叶剑英觉得，眼前的局势，俨如一场战争。现在，可以说到了最后决战的关头。对手是一个“王国”，一个横行无忌、野心勃勃的“王国”，要彻底打败对手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比赢得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困难、复杂得多了。

他毕竟是元帅。他早年追随孙中山，东征北伐。后来多年在最

高统帅部，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这些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一起，为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，运筹谋划，决策指挥。他文武兼备，足智多谋，有驾驭这场战争的魄力，有夺取胜利的勇气和信心。

现在的问题是，如何用兵，如何遣将，如何指挥，克敌制胜？

叶剑英谙熟军事上的一个著名原则：集中优势兵力，各个歼灭敌人。如此，则可“以万乘之师，扫一隅之寇”。扫除以江青为首的帮寇，也必须依靠人民，依靠党中央的绝大多数。同“四人帮”作斗争，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，但是，要真正动手打倒“四人帮”，则还需要做工作。这中间，有一个人的工作非做好不可，此人就是毛泽东主席生前提议任命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、国务院总理华国锋。由于他是第一副主席，叶剑英不好越过他去直接指挥这场战争。无论如何，大多数人们现在对于毛泽东生前的决定，尽管有些疑惑，还是执行的。毛泽东是一面旗帜，这面旗帜在人们心中还有着巨大的号召力。然而，他又认为，毛泽东也是普通的人，也会犯错误，并不是一切正确。在那个人迷信如洪水般泛滥的年代，他把自己的这一观点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吃惊得直咋舌头，担心自己的首长“会犯错误”。其实这是他一贯的思想。早在1954年，他写过一首题为《青岛》的诗：

小楼明一角，
深隐绿丛中。
海阔天如盖，
山遥岛似熊。
轻波垂钓叟，
旭日弄潮童
忽忆刘亭长，
苍凉唱大风。

笔者曾在1982年就最后两句诗的蕴涵，当面请教这位元帅诗

人。他坦率地说：那是指毛主席的。建国不久，像张云逸和他本人这样一些老将，一度不明不白地受到批判，他有感而发，巧妙地借用《大风歌》的典故，来给毛泽东主席提意见。这不能不需要眼光，需要胆量，需要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眼光和胆量！他的耳边又响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声音：“要注意斗争方法，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（指‘四人帮’）手里。”周恩来这话，是1975年底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叶剑英讲的。

他决定找华国锋谈谈。

对于华国锋，叶剑英可以说很不了解，很不熟悉。同他最早的接触，可能是1970年在湖南了。那时，叶剑英受林彪、江青一伙迫害，被打成“二月逆流的黑干将”而被赶出北京，流放湖南，形同软禁，倍受冷遇。华国锋是湖南省委的负责人之一。大概是在什么集体场合，叶剑英同他见过一两次面，从未单独交谈。

华国锋调中央工作以后，叶剑英同他也没有更多的接触。1976年2月中央发出一号文件，任命华为国务院代总理。与此同时，叶剑英却接到了另一份中央文件，称他“生病”，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。实际上，他的身体同以往一样健康。4月5日，天安门广场百万群众悼念周恩来、反对“四人帮”的运动爆发，在“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”的口号声中，华国锋作为毛泽东主席的继承人的身份正式被确定下来。

“冷眼向洋看世界”，叶剑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。他知道，方法策略问题，有时会关系到战略计划的成败。

尽管华国锋是在那样的背景下上台的，但现在却需要做他的工作。

能不能做得通呢？

记得在酷暑难熬的8月，毛泽东主席沉痾不起。一天，叶剑英到中南海看望了毛泽东以后，回家途中，绕到华国锋家里，第一次登门拜访了他。名义上顺便串门，实际上是有意试探他的态度。看到七十多岁高龄的老师来访，华国锋虽是第一副主席，也有点受宠

若惊。一番寒暄之后，叶剑英找了一个话题：

“现在有的人要成立全国民兵指挥部，把民兵搞成第二武装，这种做法，我看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。”

华国锋当然知道“有的人”指谁。他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我也有这样的想法。”

这一次试探，使叶剑英心中多少有了一点儿底。

9月10日，即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，叶剑英来到了华国锋家里。在客厅里坐定之后，叶剑英开门见山提出了问题：

“现在主席去世了，你对这个局势怎么想啊？”

华国锋指着茶几上的茶杯，请叶剑英喝茶。然后，自己端起杯子呷了一口，这才说道：“这个，我还没有想好哇。”

叶剑英认真地说：“你没有想好，人家可是抓得紧喽。”叶剑英把“人家”二字咬得很重。停了停，他接着说：“过去，你是副主席，有主席在，有些事情不好处理。现在主席逝世了，你就要站出来了，该拿主意的要拿主意，该下决心的要下决心啊！”

华国锋沉吟一会儿，说道：“难哪！”接着，他把话题扯到了保护毛泽东遗体的工作上。因为据有关专家报告，遗体防腐在技术上还有一两个环节没解决好，他颇为担心。

打铁要掌握火候，做人的工作也要注意分寸。这一次，看来只能谈成这样了。叶剑英告辞了。

“这样下去不行呀！”叶剑英心里思忖：“一定要做通他的工作。”

于是，接连几天叶剑英又第二次、第三次找华国锋谈。叶剑英仔细地给他分析了所面临的局势，希望他能站出来，负起斗争的责任。

几天以后，叶剑英再次绕到华国锋家里，第四次找华国锋谈话。这一次，叶剑英从历史讲起，讲了我们党的历史上的几次危机和转折，又特别谈了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，马林科夫接班，后被赫鲁晓夫夺权的事例。

华国锋对此听得很认真。

叶剑英注意到了他表情的变化，趁机问道：“怎么样，你考虑好了吗？”

华国锋将身子向叶剑英探了探，说：“叶帅，你讲的那些我都赞成。不过，党内还有那么多老同志，不知道他们的意见怎么样？”

叶剑英说：“你应该多到老同志那里去走走，多找他们谈一谈，沟通思想，统一认识嘛。”

华国锋搓了搓手，显出为难的样子，说：“叶帅，你还知道吗？我这个人水平不高，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觉悟也很低。在老同志面前，论党龄，我是晚辈，论年龄，我也是晚辈。我去找他们，他们不理我怎么办？”

叶剑英明确地说：“我支持你。你去找他们，我先帮你打招呼。只要你能站出来斗争，老同志不会不支持。”

听到这话，华国锋“呼”地一下，从沙发里站了起来：“只要老同志支持我，我就干！”

叶剑英带着满意的笑容，离开了华国锋的家。当晚，他回到西山，立即打电话把粟裕、宋时轮两位将军叫到住地，高兴地对他们说：“今天我说服了华国锋，他终于同意干了。先给你们吹吹风，打个招呼。”他用手指着粟裕说：“华可能找你，你作好准备，好好地同他谈谈。”

好比修铁路，遇到了大山，需要打山洞。叶剑英感到，这几天的努力，如同打通了一段岩石坚硬的隧道。与此同时，他还看到了另一段需要打通的隧道。这段隧道，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、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汪东兴。这个人的态度和倾向，也是颇为重要的。

对于汪东兴，叶剑英倒不陌生，汪长期负责毛主席的警卫工作。“文革”以来，他的权力日益增长。毛泽东是至高无上的统帅，其他人包括像叶剑英这样的党中央副主席，如果要见毛泽东，都必须通过汪东兴。汪说可以见才能见。

他亲自给汪东兴挂电话，语气亲切而严肃：“东兴同志，毛主席